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

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，因和襲人商議：「晚間吃酒，大家取樂，不可拘泥。如今吃什麼好，早說給他們備辦去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和晴雯、麝月、秋紋四個人，每人五錢銀子，共是二兩；芳官、碧痕、春燕、四兒四個人，每人三錢銀子；他們告假的不算，共是三兩二錢銀子，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□碟果子。我和平兒說了，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。我們八個人單替你过生日。」寶玉聽了，喜的忙說：「他們是那裡的錢？不該叫他們出纔是。」晴雯道：「他們沒錢，難道我們是有錢的？這原是各人的心，那怕他偷的呢，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。」寶玉聽了，笑說：「你說的是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一天不捱兩句硬話村你，你再過不去。」晴雯笑道：「你如今也學壞了，專會調三窩四！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寶玉說：「關了院門罷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怪不得人說你是『無事忙』。這會子關了門，人倒疑惑起來，索性再等一等。」寶玉點頭，因說：「我出去走走。四兒舀水去，春燕一個跟我來罷。」說著，走至外邊，因見無人，便問五兒之事。春燕道：「我纔告訴了柳嫂子，他倒很喜歡，只是五兒那一夜受了委屈煩惱，回去又氣病了，那裡來得？只等好了罷。」寶玉聽了，未免後悔長歎。因又問：「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？」春燕道：「我沒告訴，不知芳官可說了沒有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卻沒告訴過他。——也罷，等我告訴他就是了。」說畢，復走進來，故意洗手。

已是掌燈時分，聽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來。大家隔窗悄視，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，前頭一人提著大燈籠。晴雯俏笑道：「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。這一出去，僮們就好關門了。」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，都迎出去了。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，又吩咐：「別要錢吃酒，放倒頭睡到大天亮。我聽見是不依的。」眾人都笑說：「那裡有這麼大膽子的人！」

林之孝家的又問：「寶二爺睡下了沒有？」眾人都回：「不知道。」襲人忙推寶玉。寶玉靸了鞋，便迎出來，笑道：「我還沒睡呢。媽媽進來歇歇。」又叫：「襲人，倒茶來。」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：「還沒睡呢！如今天長夜短，該早些睡了，明日方起的早；不然，到了明日起遲了，人家笑話，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，倒像那起挑腳漢了。」說畢，又笑。寶玉忙笑道：「媽媽說的是。我每日都睡的早，媽媽每日進來，可都是我不知道的，已經睡了。今日因吃了麵，怕停食，所以多玩一回。」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：「該燜些普洱茶喝。」襲人晴雯二人忙說：「燜了一茶缸子女兒茶，已經喝過兩碗了。大娘也嘗一碗，都是現成的。」

說著，晴雯便倒了來。林家的站起接了，又笑道：「這些時，我聽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，趕著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。雖然在這屋裡，到底是老太太、太太的人，還該嘴裡尊重些纔是。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；若只管順口叫起來，怕以後兄弟姪兒照樣，就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裡沒有長輩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媽媽說的是。我不過是一時半刻偶然叫一句是有的。」襲人晴雯都笑說：「這可別委屈了他。直到如今，他可姐姐沒離了嘴，不過玩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。若當著人，卻是和先一樣。」林之孝家的笑道：「這纔好呢，這纔是讀書知禮的。越自己謙遜越尊重。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，現從老太太、太太屋裡撥過來的，就是老太太，太太屋裡的貓兒狗兒，輕易也傷不得他；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。」說畢，吃了茶，便說：「請安歇罷，我們走了。」寶玉還說：「再歇歇。」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眾人，又查別處去了。

這裡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，笑說：「這位奶奶那裡吃了一杯來了？嘴三叨四的，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。」麝月笑道：「他也不是好意的？少不得也要常提著些兒，也堤防著，怕走了大裙兒的意思。」說著，一面擺上酒果。襲人道：「不用高桌，僮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，又寬綽，又便宜。」說著，大家果然抬來。

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果子，用兩個大茶盤，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。兩個老婆子躡在外面火盆上篩酒。寶玉說：「天熱，僮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你要脫，你脫。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一安席，就要到五更天了。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，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，這會子還慳我，就不好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說：「依你。」

於是先不上坐，且忙著卸粧寬衣。一時將正粧卸去，頭上只隨便挽著兒，身上皆是緊身襖兒。寶玉只穿著大紅綿紗小襖兒，下面綠綾彈墨夾褲，散著褲腳，繫著一條汗巾，靠著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，和芳官兩個先搗拳。當時芳官滿口嚷熱，只穿著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拼的水田小夾襖，束著一條柳綠汗巾；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，也散著褲腿；頭上齊額編著一圈小辮，總歸至頂心，結一根粗辮，拖在腦後；右耳根內只塞著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，左耳上單一個白果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；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，眼似秋水還清。引得眾人笑說：「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。」

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：「且等一等再搗拳。雖不安席，在我們每人手裡吃一口罷了。」於是襲人為先，端在唇上，吃了一口，其餘依次下去，一一吃過。大家方團圓坐了。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，便端了兩個絨套繡墩，近炕沿放下。那四□個碟子，皆是一色白彩定窯的，不過小茶碟大，裡面自是山南海北朝鮮水陸的酒饌果菜。

寶玉因說：「僮們也該行個令纔好。」襲人道：「斯文些纔好，別大呼小叫，叫人聽見。二則我們不識字，可不要那些文的。」麝月笑道：「拿骰子僮們搶紅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沒趣，不好。僮們占花名兒好。」晴雯笑道：「正是，早已想弄這個玩意兒。」襲人道：「這個玩意雖好，人少了沒趣。」春燕笑道：「依我說，僮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、雲姑娘、林姑娘請了來玩一會子，到二更天再睡不遲。」襲人道：「又開門闔戶的鬧。倘或遇見巡夜的問——」寶玉道：「怕什麼？僮們三姑娘也吃酒，再請他一聲纔好。還有琴姑娘。」眾人都道：「琴姑娘罷了，他在大奶奶屋裡，叨登的大發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怕什麼？你們就快請去。」

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，二人忙命開門，各帶小丫頭，分頭去請。晴雯、麝月、襲人三人又說：「他兩個去請，只怕不肯來，須得我們去請，死活拉了來。」於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，二人又去。果然寶釵說：「夜深了。」黛玉說：「身上不好。」他二人再三央求：「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，略坐坐再來。」眾人聽了，卻也喜歡。因想不請李紈，倘或被他知道，倒不好，便命翠墨同春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寶琴二人，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。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。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，方坐開了。寶玉忙說：「林妹妹怕冷，過這邊靠板壁坐。」又拿了個靠背墊著些。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著。黛玉卻離桌遠遠的靠著靠背，因笑向寶釵、李紈、探春等道：「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，今日我們自己也如此，以後怎麼說人！」李紈笑道：「有何妨礙？一年之中，不過生日節間如此，並沒夜夜如此，這倒也不怕。」

說著，晴雯拿了一個竹雕的籤筒來，裡面裝著象牙花名籤子，搖了一搖，放在當中。又取過骰子來，盛在盒內，搖了一搖，揭開一看，裡面是六點，數至寶釵。寶釵便笑道：「我先抓，不知抓出個什麼來。」說著，將筒搖了一搖，伸手掣出一籤。大家一看，只見籤上面著一枝牡丹，題著「豔冠群芳」四字。下面又有鐫的小字，一句唐詩，道是：「任是無情也動人。」又註著：「在席共賀一杯。此為群芳之冠，隨意命人，不拘詩詞雅謔，或新曲一支為賀。」眾人都笑說：「巧得很！你也原配牡丹花。」說著，大家共賀了一杯。

寶釵吃過，便笑說：「芳官唱一隻我們聽罷。」芳官道：「既這樣，大家吃了門杯好聽。」於是大家吃酒，芳官便唱：「壽筵開處風光好……」眾人都道：「快打回去！這會子很不用你來上壽。揀你極好的唱來。」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隻賞花時——「翠鳳翎毛紮帶，閒踏天門掃落花……」纔罷。

寶玉卻只管拿著那籤，口內顛來倒去念「任是無情也動人」，聽了這曲子，眼看著芳官不語。湘雲忙一手奪了，摺與寶釵。寶釵又擲了一個□六點，數到探春。探春笑道：「還不知得個什麼。」伸手掣了一根出來，自己一瞧，便摺在桌上，紅了臉，笑道：「很不該行這個令！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，許多混賬話在上頭。」眾人不解。襲人等忙拾起來。眾人看時，上面一枝杏花，那

紅字寫著「瑤池仙品」四字。詩云：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」註云：「得此籤者，必得貴婿，大家恭賀一杯，再同飲一杯。」眾人笑說道：「我們說是什麼呢，這籤原是閨閣中取笑的。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，並無雜話，這有何妨？我們家已有了王妃，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？大喜，大喜！」

說著，大家來敬探春。探春那裡肯飲？卻被湘雲、香菱、李紈等三四個人強死強活，灌了一鍾纔罷。探春只叫鬪了這個，再行別的。眾人斷不肯依。湘雲拿著他的手，強擲了個□九點出來，便該李氏掣。

李氏搖了一搖，掣出一根來一看，笑道：「好極！你們瞧瞧這行子，竟有些意思。」眾人瞧那籤上，畫著一枝老梅，寫著「霜曉寒姿」四字；那一面舊詩是：「竹籬茅舍自甘心。」註云：「自飲一杯，下家擲骰。」李紈笑道：「真有趣！你們擲去罷。我只自吃一杯，不問你們的廢興。」說著，便吃酒，將骰過給黛玉。黛玉一擲是□八點，便該湘雲掣。

湘雲笑著，揎拳擲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。大家看時，一面畫著一枝海棠，題著「香夢沉酣」四字；那面詩道是：「只恐夜深花睡去。」黛玉笑道：「『夜深』二字改『石涼』兩個字倒好。」眾人知他打趣日間湘雲醉眠的事，都笑了。湘雲笑指那自行船給黛玉看，又說：「快坐上那船家去罷，別多說了！」眾人都笑了。因看註云：「既云『香夢沉酣』，掣此籤者，不便飲酒，只令上下兩家各飲一杯。」湘雲拍手，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真真好籤！」

恰好黛玉是上家，寶玉是下家，二人斟了兩杯，只得要飲。寶玉先飲了半杯，瞅人不見，遞與芳官，芳官即便端起來，一仰脖喝了。黛玉只管和人說話，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。

湘雲便抓起骰子來，一擲個九點，數去該麝月。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。大家看時，上面是一枝茶蘼花，題著「韶華勝極」四字，那邊寫著一句舊詩，道是：「開到茶蘼花事了。」註云：「在席各飲三杯送春。」麝月問：「怎麼講？」寶玉皺皺眉兒，忙將籤藏了，說：「俗們且喝酒罷。」說著，大家吃了三口，以充三杯之數。

麝月一擲個□點，該香菱。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，題著「聯春繞瑞」；那面寫著一句舊詩，道是：「連理枝頭花正開。」註云：「共賀掣者三杯，大家陪飲一杯。」

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，該黛玉。黛玉默默的想道：「不知還有什麼好的，被我掣著方好！」一面伸手取了一根，只見上面畫著一枝芙蓉花，題著「風露清愁」四字；那面一句舊詩，道是：「莫怨東風當自嗟。」註云：「自飲一杯，牡丹陪飲一杯。」眾人笑說：「這個好極！除了他，別人不配做芙蓉。」黛玉也自笑了。於是飲了酒，便擲了個二□點，該著襲人。

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，卻是一枝桃花，題著「武陵別景」四字，那一面寫著舊詩，道是：「桃紅又見一年春。」註云：「杏花陪一盞，坐中同庚者陪一盞，同姓者陪一盞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這一回熱鬧，有趣！」大家算來，香菱、晴雯、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，黛玉與他同辰，只無同姓者。芳官忙道：「我也姓花，我也陪他一鍾。」於是大家斟了酒。黛玉因向探春笑道：「命中該招貴婿的！你是杏花，快喝了，我們好喝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！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！」李紈笑道：「人家不得貴婿反捱打，我也不忍得。」眾人都笑了。

襲人纔要擲，只聽有人叫門。老婆子忙出去問時，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黛玉的。眾人因問：「幾更了？」人回：「二更以後了，鐘打過□一下了。」寶玉猶不信，要過表來，瞧了一瞧，已是子初一刻□分了。黛玉便起身說：「我可掌不住了，回去還要吃藥呢。」眾人說：「也都該散了。」襲人寶玉等還要留著眾人，李紈探春等都說：「夜太深了不像，這已是破格了。」襲人道：「既如此，每位再喝一杯再走。」說著，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。每人吃了，都命點燈。

襲人等齊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，關了門，大家復又行起令來。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鍾，用盤子攢了各樣果菜與地下的老媽媽們吃。彼此有了三分酒，便揶揄，贏唱小曲兒。那天已四更時分，老媽媽們一面明吃，一面暗偷，酒缸已罄，眾人聽了，方收拾盥漱睡覺。

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，眉梢眼角，添了許多丰韻，身子圖不得，便睡在襲人身上，說：「姐姐，我心跳的很。」襲人笑道：「誰叫你儘力灌呢？」春燕四兒也圖不得，早睡了，晴雯還只管叫，寶玉道：「不用叫了，俗們且胡亂歇一歇。」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，身子一歪，就睡著了，襲人見芳官醉的很，恐鬧他吐酒，只得輕輕起來，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，由他睡了，自己卻在對面榻上倒下。大家黑甜一覺，不知所之。

及至天明，襲人睜眼一看，只見天色晶明，忙說：「可遲了！」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，只見芳官頭枕著炕沿上，睡猶未醒，連忙起來叫他。寶玉已翻身醒了，笑道：「可遲了！」因又推芳官起身。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，揉眼睛。襲人笑道：「不害羞！你喝醉了，怎麼也不揀地方兒，亂挺下了？」芳官聽了，瞧了瞧，方知是和寶玉同榻，忙羞的笑著下地，說：「我怎麼——」卻說不出下半句來。寶玉笑道：「我竟也不知道了；若知道，給你臉上抹些墨。」

說著，丫頭進來伺候梳洗。寶玉笑道：「昨日有擾，今日晚上我還席。」襲人笑道：「罷，罷。今日可別鬧了，再鬧就有人說話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怕什麼？不過纔兩次罷了。——俗們也算會吃酒了，一罈子酒，怎麼就吃光了？正在有趣兒，偏又沒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原要這麼著纔有趣兒；必盡了興，反無味。昨日都好上來了。晴雯連臊也忘了。我記得他還唱了一個曲兒。」四兒笑道：「姐姐忘了，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！在席的誰沒唱過？」

眾人聽了，俱紅了臉，用兩手握著，笑個不住。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，說：「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，今日我還東，短一個也使不得。」眾人忙讓坐吃茶。晴雯笑道：「可惜昨夜沒他！」平兒忙問：「你們夜裡做什麼來？」襲人便說：「告訴不得你。昨日夜裡熱鬧非常。連往日老太太、太太帶著眾人玩，也不及昨日這一玩。一罈酒，我們都鼓搗光了。一個個喝的把臊都丟了，又都唱起來。四更多天，纔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好！白和我要了酒來，也不請我，還說著給我聽，氣我！」晴雯道：「今兒他還席，必自來請你，你等著罷。」平兒笑問道：「他是誰？——誰是他？」晴雯聽了，把臉飛紅了，趕著打，笑說道：「偏你這耳朵尖，聽的真！」平兒笑道：「呸！不害臊的丫頭！這會子有事，不和你說，我有事去了，回來再打發人來請。一個不到，我是打上門來的！」寶玉等忙留他，已經去了。

這裡寶玉梳洗了，正喝茶，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著一張紙，因說道：「你們這麼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。」襲人晴雯等忙問：「又是怎麼了？誰又有了不是了？」寶玉指道：「硯台下是什麼？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收的。」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，卻是一張字帖兒。遞給寶玉看時，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，上面寫著：「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。」寶玉看畢，直跳了起來，忙問：「是誰接了來的？也不告訴！」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，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，忙一齊問：「昨兒是誰接下了這個帖子？」四兒忙跑進來，笑說：「昨兒妙玉並沒親來，只打發個媽媽送來，我就攔在這裡。誰知一頓酒，喝的就忘了！」眾人聽了道：「我當是誰！大驚小怪，這也不值的。」

寶玉忙命：「快拿紙來。」當下拿了紙，研了墨，看他下著「檻外人」三字，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纔相敵，只管提筆出神，半天仍沒主意。因又想要問寶釵去，他必又批評怪誕，不如問黛玉去。想罷，袖了帖兒徑來尋黛玉。剛過了沁芳亭，忽見岫煙顛顛巍巍的迎面走來。寶玉忙問：「姐姐那裡去？」岫煙笑道：「我找妙玉說話。」

寶玉聽了詫異，說道：「他為人孤癖，不合時宜，萬人不入他的目，原來他推重姐姐，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俗人！」岫煙笑道：「他也未必真心重我，但我和他做過□年的鄰居，只一牆之隔。他在蟠香寺修煉，我家原來寒素，賃房居，就賃了他廟裡房子住了□年。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，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。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，又有半師之分。因我們投親去了，聞得他因不合時宜，權勢不容，竟投到這裡來。如今又兩緣湊合，我們得遇，舊情竟未改易，承他青目，更勝當日。」

寶玉聽了，恍如聽了焦雷一般，喜得笑道：「怪道姐姐舉止言談，超然如野鶴閒雲，原本有來歷！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為難，要請教別人去，如今遇見姐姐，真是天緣湊合，求姐姐指教！」說著，便將拜帖取給岫煙看。岫煙笑道：「他這脾氣竟不能改，竟是

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。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。這可是俗語說的，『僧不僧，俗不俗，女不女，男不男』，成個什麼理數！」寶玉聽了，忙笑道：「姐姐不知道。他原不在這些人之中，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，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，方給我這帖子。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，竟沒了主意，正要去問林妹妹，可巧遇見了姐姐！」

岫煙聽了寶玉這話，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，方笑道：「怪道俗語說的，『聞名不如見面』，又怪不的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，又怪不的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。既連他這樣，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。他常說『古人中』自漢、晉、五代、唐、宋以來皆無好詩，只有兩句好，說道：『縱有千年鐵門檻，終須一個土饅頭。』所以他自稱『檻外之人』。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，故又或稱為『畸人』。他若帖子上是自稱『畸人』的，你就還他個『世人』。『畸人』者，他自稱是畸零之人；你謙自己乃世人擾擾之人，他便喜了。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，是自謂蹈於鐵檻之外了，故你如今只下『檻內人』，便合了他的心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如醍醐灌頂，「噯喲」了一聲，方笑道：「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，原來有這一說！姐姐就請，讓我去寫回帖。」岫煙聽了，便自往櫳翠庵來。寶玉回房，寫了帖子，上面只寫「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」幾字，親自拿了到櫳翠庵，只隔門縫兒投進去，便回來了。

因飯後平兒還席，說紅香圍太熱，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肴，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借鸞二妾，過來遊玩。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，不常過來的。今既入了這園，再遇見湘雲、香菱、芳、蕊一千女子，所謂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」二語不錯，只見他們說笑不了，也不管尤氏在那裡，只憑丫鬟們去服役，且同眾人一一的遊玩。

閒言少述。且說當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，以酒為名，大家玩笑，命女兒擊鼓。平兒採了一枝芍藥，大家一一約二□來人一一傳花為令，熱鬧了一回。因人回說：「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。」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。

這裡眾人且出來散一散。佩鳳借鸞兩個去打鞦韆玩耍。寶玉便說：「你兩個上去，讓我送。」慌的佩鳳說：「罷了，別替我們鬧亂子。」忽見東府裡幾個人，慌慌張張，跑來說：「老爺歸天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嚇了一大跳，忙都說：「好好的並無疾病，怎麼就沒了！」家人說：「老爺天天修煉，定是功成圓滿，升仙去了。」

尤氏一聞此言，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，一時竟沒個著己的男子來，未免忙了。只得忙卸了粧飾，命人先到元真觀，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，等大爺來家審問；一面忙忙坐車，帶了賴昇一干老人家媳婦出城。又請大夫看視，到底係何病症。大夫們見人已死，何處診脈來？且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，更至參星禮斗，守庚申，服靈砂等妄作虛為，過於勞神費力，反因此傷了性命的。如今雖死，腹中堅硬似鐵，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皸裂。便向媳婦回說：「繫道教中吞金服砂，燒脹而歿。」眾道士慌的回道：「原是秘製的丹砂吃壞了事，小道們也曾勸說：『功夫未到，且服不得。』不承望老爺於今夜守庚申時，悄悄的服了下去，便昇仙去了。這是虔心得道，已出苦海，脫去皮囊了。」

尤氏也不便聽，只命鎖著，等賈珍來發放，且命人飛馬報信，一面看視。裡面窄狹，不能停放，橫豎也不能進城的，忙裝裹好了，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。掐指算來，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，賈珍方能來到。目今天氣炎熱，實不能相待，遂自行主持，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。壽木早年已經備下，寄在此廟的，甚是便宜。三日後，便破孝開弔，一面且做起道場來。因那邊榮府裡鳳姐兒出不來，李紈又照顧姐妹，寶玉不識事體，只得將外頭事務，暫託了幾個家裡二等管事的。賈璉、賈琮、賈玠、賈璉、賈菖、賈菱等各有執事。尤氏不能回家，便將他繼母接來，在寧府看家。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女孩兒帶來，一並住著纔放心。

且說賈珍聞了此信，急忙告假，並賈蓉是有職人員。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，不敢自專，具本請旨。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人的，且更隆重功臣之裔，一見此本，便詔問賈敬何職。禮部代奏：「繫進士出身，祖職已蔭其子賈珍。賈敬因年邁多疾，常養靜於都城之外元真觀，今因疾歿於觀中。其子珍，其孫蓉，現因國喪隨駕在此，故乞假歸殮。」天子聽了，忙下額外恩旨，曰：「賈敬雖無功於國，念彼祖父之忠，追賜五品之職。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門入都，恩賜私第殮殮，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。外著光祿寺按上例賜祭，朝中由王公以下，准其祭弔。欽此。」

此旨一下，不但賈府裡人謝恩，連朝中所有大臣，皆嵩呼稱頌不絕。賈珍父子星夜馳回。半路中又見賈璉、賈琮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。看見賈珍，一齊滾鞍下馬請安。賈珍忙問：「做什麼？」賈璉回說：「嫂子恐哥哥和姪兒來了，老太太路上無人，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。」

賈珍聽了，讚聲不絕。又問：「家中如何料理？」賈璉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，如何挪至家廟，怕家內無人，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奶奶在上房住著，一一告訴了。賈蓉當下也下了馬，聽見兩個姨娘來了，喜的笑容滿面。賈珍忙說了幾聲「妥當」，加鞭便走，店也不投，連夜換馬飛馳。

一日，到了都門，先奔入鐵檻寺，那天已是四更天氣。坐更的聞知，忙喝起眾人來。賈珍下了馬，和賈蓉放聲大哭，從大門外便跪爬起來，至棺前稽顙泣血，直哭到天亮，喉嚨都哭啞了方住。尤氏等都一齊見過。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，在棺前俛伏。無奈自要理事，竟不能目不視物，耳不聞聲，少不得減了些悲戚，好指揮眾人。因將恩旨備述給眾親友聽了，一面先打發賈蓉回家來料理停靈之事。

賈蓉巴不得一聲兒，便先騎馬跑來。到家，忙命前廳收桌椅，下榻扇，掛孝幔子，門前起鼓手棚、牌樓等事。又忙著進來看外祖母，兩個姨娘。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，常常歪著。他二姨娘、三姨娘都和丫頭們做活計，見他來了，都道煩惱。

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：「二姨娘，你又來了？我父親正想你呢。」二姨娘紅了臉，罵道：「好蓉小子！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，你就過不得了，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！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，每日念書學禮的，越發連那小家人的也跟不上！」說著，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，兜頭就打。嚇得賈蓉抱著頭，滾到懷裡告饒。尤三姐便轉過臉去說道：「等姐姐來家，再告訴他。」

賈蓉忙笑著，跪在炕上求饒，因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。那二姐兒嚼了一嘴渣子，吐了他一臉，賈蓉用舌頭都舔著吃了。眾丫頭看不過，都笑說：「熱孝在身上，老娘纔睡了覺。他兩個雖小，到底是姨娘家。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！回來告訴爺，你吃不了兜著走！」

賈蓉撇下他姨娘，便抱著那丫頭親嘴，說：「我的心肝！你說得是。俗們饞他們兩個。」丫頭們忙推他，恨的罵：「短命鬼！你一般有老婆丫頭，只和我們鬧！知道的說是玩，不知道的人，再遇見那樣癩心爛肺的，愛多管閒事嚼舌頭的人，吵嚷到那府裡，背地嚼舌，說俗們這邊混賬。」賈蓉笑道：「各門另戶，誰管誰的事？都夠使的了。從古至今，連漢朝和唐朝，人還說『麟唐臭漢』，何況俗們這宗人家！誰家沒風流事？別叫我說出來。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，璉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乾淨呢！鳳嬌子那樣剛強，瑞大叔還想他的賬！——那一件瞞了我？」賈蓉只管信口開河，胡言亂道。三姐兒沉了臉，早下炕進裡間屋裡，叫醒尤老娘。

這裡賈蓉見他老娘醒了，忙去請安問好。又說：「老祖宗勞心，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，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！惟有等事完了，我們合家大小登門磕頭去。」尤老安人點頭道：「我的兒，倒是你會說話！親戚們原是該的。」又問：「你父親好？幾時得了信趕到的？」賈蓉笑道：「剛纔趕到的。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，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。」說著，又和他二姨娘擠眼兒。二姐便悄悄咬牙罵道：「很會嚼舌根的猴兒崽子！留下我們，給你爹做媽不成？」賈蓉又和尤老娘道：「放心罷，我父親每日為兩位姨娘操心，要尋兩個有根基的富貴人家，又年輕，又俏皮兩位姨父，父親好聘嫁這二位姨娘。這幾年總沒揀著，可巧前兒路上纔相準了一個。」尤老娘只當是真話，忙問：「是誰家的？」二姐丟了活計，一頭笑，一頭趕著打，說：「媽媽，別信這混賬孩子的話！」三姐兒道：「蓉兒！你說是說，別只管嘴裡這麼不清不濁的！」說著，人來回話，說：「事已完了，請哥兒出去看了，回爺的話去呢。」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。

不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